



# 售后服务

周道

记事本

## 绿皮火车

邹彬

那天读史铁生的文章《黄土情》，里面写到一个知青的故事，勾起我好些关于绿皮火车的记忆。

故事是这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两个年轻人在农村干了一年，回北京探亲，却连路费都没凑够，只好一路扒车（也就是坐火车不买票或只买一张站台票）。两个年轻人没钱，但身体好，住不起旅馆就蹲车站，车上没座位就站着，见列车员查票来了就赶紧往厕所躲，躲不及就被轰下去。轰下去了再买一张站台票，等下一辆车再上……作作文笔很好，短短几行，画面感十足，写尽了那个年代无数扒车客的众生相。那些场景，现在的孩子根本无法理解，却是当年中国铁路乘客最真实的写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我，虽没有当过知青，却因爸妈都不在出生地工作，所以逢年过节经常随父母坐火车回老家看祖辈。那个年代，交通工具不多，没有私家车，也鲜有人能坐得起飞机，火车是绝大多数人出行的选择。当时爸妈挣钱不多，为了省钱，我们偶尔也坐过几回被称为闷罐车的货车，车窗外是黑色的，主要拉货，空出几节车厢拉人，没有座位，乘客都席地而坐，各种人声气味混杂。车窗很小，也很高，我需要抬头，透过那扇小窗，才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天热时，车厢门便会敞开着，拉根铁链子，便算是采取安全措施了。

大部分时间我坐的还是运客的绿皮火车。我家有三个孩子，五人出行，车票款是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年幼的我们像文中那样扒过车。有时买张站台票，有时干脆淹没在拥挤的人流中混进站。

绿皮火车车厢都比站台高了许多，乘客总要等乘务员放下小舷梯，才能上下车，所以拎个行李特别费劲。车厢与站台之间还有不小的间隙，上下车的乘客又多又挤，我们总是紧紧拽住爸妈的衣襟，生怕被冲散。有时，乘客实在太多，我们姐妹个儿又太小，为了挤上车，爸妈会瞅准了车厢里坐在车窗旁边面的乘客，好言几句后，便让里面的乘客帮拉一把，把我们从小窗塞进去，他们再挤上上车。那时候，我总是特别紧张，生怕爸妈上不来车，直到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拥挤的车厢过道口，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后来，我去西安上大学，寒来暑往四年间，绿皮火车是我往返学校的忠实伙伴。那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好了些，我每次去学校，爸妈都会为我买卧铺票。株洲是全国有名的交通枢纽，但去西安的车次并不多，能买到卧铺的车次更少，我经常在深夜或是凌晨，被父母拉起来赶车。大一开学去西安是我的第一次独自远行，爸妈终究不放心，临时决定让姐姐送我去学校，于是，姐姐扒了她人生最后一次火车，和我挤在矮矮窄窄的上铺，一路担心着被发现，提心吊胆陪我到了西安。

而每回放假回株洲，我为省钱，都会选择买坐票，哪怕要坐近20个小时。伴着“哐哐”的车轮声和时不时响起的汽笛声，我望着窗外的风景从八百里秦川变成江南秀丽的山水，归家的兴奋难以抑制。最怕的是火车晚点，那会晚点是家常便饭，记得大学第一个寒假回家，火车晚了近一天，当时没有手机，无法和爸妈联系，车站也无法预计火车到达的时间，他们便在寒风中站着，整整等了我一天。

现在有了高铁了，飞机也成了平常的交通工具，绿皮火车便离我越来越远了。最近一次旅行，我心血来潮，特意选择坐绿皮火车。株洲车站刚重建，焕然一新，进站已不再需要纸质车票，车厢终于与站台齐平，不再需要舷梯上下，但车厢内外还是和以前长得一样，除了到站前卧铺车厢不再有乘务员吆喝换票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也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还是身体变得娇气了些，一如往常的车轮声和乘客发出的各种声响竟让我难以入睡……

一个侨居澳洲的朋友曾和我聊，早几年回国，他特意选择坐了一次绿皮火车，感觉非常好。既可以车上看书，也可以和来自全国各地素昧平生的乘客聊天，还可以呆呆地坐在窗前，静静地看风景掠过，享受飞机、高铁不能带来的慢生活……

木心说，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慢慢的绿皮火车，满载的是岁月，也是那浓浓的亲情和乡情，化也化不开。

随笔

## 一个人

李毅哲

我莫名其妙喜欢一个人待着。比如，一个人坐公交，和一车的陌生人待在一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好似坐在一个容器里，不拥挤，也不难熬，不看时间，也不赶时间，平和从容，没人认识我，我不必拘束地应酬，自在随意。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会从河西坐一次公交去河东。

公交上几乎没人搭讪，形形色色的人，上车下车，偶尔会遇到刷不上公交卡的老大爷，司机师傅会提高嗓门，大声说着：“再刷一次，没刷到。”

在中心广场下了车，穿过地下通道，来到钟鼓楼一条街，我边走边看，有没有新开的小店，哪家店又没有了，好吃的剩饼还有吗……身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觉很好：既没有远离烟火的热闹，又拥有独处的清静。

走进一家饮料店。发会儿呆吧！我想起了大学同学，漫无边际地想，他们现在该是什么样，多少年来未曾见过了，平时从未想过，反而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人中忽然想起，挺奇怪，也挺有趣。

闭会儿眼吧！耳边飘荡着各种生动的声音——卖烤红薯的吆喝声儿，手机外放的夸张笑声，售货员的叫卖声，各种聊天声……不绝于耳。

逛会书城吧！每次来钟鼓楼，最喜欢去的就是书城，若无其事地翻翻书，与老板寒暄几句，与身边的陌生人擦肩而过。有时，会拿起一本书读起来，真实的人和故事，让我心中感慨。这些感受和身边的陌生人无关，却和书中的陌生人息息相关。

我很想谢谢这些陌生人，拥有陌生又鲜活的面孔。男女老幼，高矮胖瘦，静默或说笑，端坐或趴伏，起身或走动，总之，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向我演绎这五彩斑斓的世界里的多种多样的生活状态。我观察着，思考着，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人出行，进站，候车，乘车，出站，陌生人当中有一个你有一个我，人生似乎有过交集，又彼此互不打扰。这闹中有静的空间，这若即若离的感觉，就像忙碌生活中的一段纯真留白，很惬意，很诗意。

窗外阳光明媚，小贩的吆喝打破了宁静。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喂，谁呀？”“周老师，我是楚楚，祝您生日快乐……”我一惊，鬼妹子，这么久没音讯，还记得联系我。

“当然，我下午来看您。”她说。

电话挂了，记忆回到了10年前。那时，周楚楚是我的学生，我们同月同日生。

那年，她正值高三，学习状态不太好，她爸爸心急如焚，电话里拜托我和孩子聊聊。我从事招生工作已五年，把学生“引”进来，还要负责“送”出去，找学生交流思想是我的本职工作。

我爽快地答应了。

一天午饭后，周楚楚如约到我办公室，她低着头，头发凌乱地扎着，没有刚进学校时的阳光和活泼。和她谈话时，她一直低头不语，我一个人“对牛弹琴”。我们没有语言互动，更没有眼神交流。我给她倒杯水想缓解尴尬，结果，她说：“周老师，谈完了吗？我可以走了吗？”搞得我不知所措。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以失败告终。

不久，她爸爸打电话询问情况。我如实汇报，深表歉意。但通过这次和他爸爸交流，我知道孩子父母离婚了。

我决定第二次找楚楚谈话。这一次，她最喜欢吃的菜、零食、水果，最喜欢的颜色等等，都是我“备课”的主要内容。我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她，邀请她来我办公室喝茶。

还是一天午饭后，楚楚又来了。倒茶之余，我瞄了她一眼，感觉她的状态更糟了，面黄肌瘦，两眼无光。我递给她她最爱吃的芒果，但她无动于衷。我强装镇定，戳了她的痛处：“楚楚，我和你谈，父母感情之事，我们做不了主，但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学习是自己的事，只有

自己强大了，以后才能少吃苦……”楚楚啜泣起来。我给她递了一张纸巾，心想：总算是有回应了。但看着她那么伤心，又很是心疼。她走的时候我送了她一袋芒果，希望她好好思考一下我说的话。

其实，我一直等地找我。两三天后，楚楚主动来我办公室讨茶喝。她刚剪完头发，面色有些红润，和我聊了很多她喜欢的人和事。此后，她每天都会来找我，而我呢，一定会先把茶沏好。我们无话不谈，她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高考前一个月，我邀请她来我家吃饭，做了她最喜欢吃的红烧鱼和糖醋排骨。离开我家之前，我送了她一支蓝色钢笔，祝愿她高考顺利。

一个月后，楚楚高考581分，被湖南师范大学录取。

之后，我们失联了，直到这通电话。

我终于又见到了楚楚，她手捧鲜花，祝我生日快乐。而我继续泡茶，重复着10年前的动作。现在的她一头短发，优雅精致。接过我沏的茶，她打开了话匣子。她给我讲这些年的自己的成长和感悟，而我成了听众。我才知道，楚楚研究生毕业了，目前在长沙一所省示范高中教语文，工作已经三年了。我为她开心。

告别之时我问她，“当年我戳了你伤口，你不怪老师吗？”她笑着回答：“不怪，老师的‘售后服务’堪称一绝！”其实，我也很后怕，如果当年楚楚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那么好，没有振作起来，又是什么结果呢？

她继而俏皮地问我，“老师，你身边有合适的男生吗？”“怎么？你的终身大事还要我推荐？”

“‘售后服务’嘛……”她边说边笑，笑得很甜。

秋日的天空格外湛蓝，风轻云淡，惬意得很……

散文

## 重阳忆兄

明腾

2023年10月23日，重阳节，我站在岳麓山顶，极目远眺。

东边远处山脚下的湘江，在秋日阳光的辉映下，宛如一条泛着金光的缎带，满怀对故地的留恋，缓缓北流；橘子洲就像一条永不沉没的船，静静地落于宽阔的江心，横亘于洲头的伟人巨幅半身石像，正神情凝重地用他那深邃忧伤的眼神，迎着绵绵的南来之水，深情地凝望着他曾无限热爱的这片江山；目光收近，岳麓山的东坡上，爱晚亭的四周，霜降节气已到，这里很快就会满山枫红似火，一簇一簇的“霜叶红于二月花”了，与岳麓山融为一体的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就静如处子般被掩映于这色彩斑斓的山麓之间。

那是我二哥的母校。

二哥志武，比我大三岁，在那个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凤岭脚下的乡村家庭基本都是缺衣少食的，更何况我们家有兄弟四人。父母为我们全家的生活，一天到晚操劳奔忙着。

二哥五岁的时候，我才两岁，父母出去干农活的日子，二哥就要负责带着我这个弟弟，一般都是和生产队年龄相近的一队伙伴，整日在老屋场那狭窄而幽长的巷子东游西荡，捉捉迷藏，打打泥巴仗，玩玩“结亲”或“埋人”的游戏。到了晚上，因为家里睡不下，二哥还要到祠堂里的婆婆那儿去睡。可能天生有些营养不良吧，小时候的二哥身体瘦弱，听婆婆讲二哥在她那边晚上经常做噩梦，讲梦话，甚至是半夜里会突然自己爬起来梦游。但白天二哥带我这个弟弟那是极其负责的，生产队一群小孩在结伴游玩当中不免产生一些磕碰，若有人欺负我，二哥都会极力护住我，

## 野石榴花

韩晚香

仲秋时节，在云阳山的峭壁上，许多的野石榴花早已凋谢。褐色的枝条上，一片片厚实的、深绿色的叶片显得斑驳、苍老，枝条顶端的花骨朵早已变成椭圆形带尖尖的鼓包，让人不得不感慨季节总在不经意间更迭。这漂亮的花儿，最终抵不过时间的跨越，归于平静与安然。

时光如风，总是悄无声息地带走一切，等到来年时，又重新悄悄地唤醒一切，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在我们遗憾与感慨的同时，只能在等待的光阴里，捕捉记忆中的轮回。

老家捕猪茆的山道上有一棵很大的野石榴树，树上开的花是我儿时见过的最美丽的花儿。那是长在《二湾坝》的小说里，洛凡参加革命所走山路旁的一棵英雄出征的花儿；那是维系父亲、小叔与大姑那一代人之间感情的亲情之花；那也是长在我记忆深处永远灿烂的花儿。

万物萧条的冬季，野石榴花以它独特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一身浅紫色的花瓣在瑟瑟的寒风中独领风骚。大地渐冻，野石榴花却灿烂盛开，仿佛是在小女孩乌黑的眼丝间别上了一朵精致的浅紫色的蝴蝶结，让人眼前一亮，内心也随之绽放起来。湘赣边层峦叠嶂的大山里，一座叫捕猪茆的山上，一条古人修筑的石头路，在深山里蜿蜒曲折地伸向远方。在动荡的岁月里，爷爷就是在这条石子上路上，跟随大部队一路走到井冈山。野石榴花以它顽强的生命力盛开在冬日里，在革命道路上为爷爷送行，为远去的

从未让我被调皮的同龄人追打过。

二哥七岁时，到了该启蒙读书的年龄了，但他根本就不想去学校读书。启蒙开学那天，父亲特意准备好了一个漂亮的红军书包，要二哥背着去上学，但二哥死活不肯去……最后，是父亲拿着响竹在后面一路赶着，二哥背着书包在前面一路叫着哭着，背着令同龄人羡慕不已的书包去凤塔小学报到了。

当时，父亲以为二哥是块顽石，不可教化，哪里知道读起书来的二哥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最有出息的那个。十几年后的1985年，他高考的成绩已上了大学分数线，本可进入株洲市内的大专院校，但二哥认为那不是他的目标，选择回仗县一中复读一年。

也就是那年，我也刚考入仗县一中念高一，二哥被分到和我同一间寝室。那时，二哥每天晚自习回宿舍后，一个人默默洗漱，然后安静地躺着，从不打扰我们高一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是在脑海里回忆当天的课堂内容，静静地专心复习。

有心人，天不负。第二年高考，二哥以近600分的高分，被湖南大学录取，读了自己感兴趣的电气系电机专业。那年，在凤岭脚下小小的一个凤塔大队，竟然考出了二哥、立新、仁仔、仔仔、旭松建6名大学生，成为仗县教育界的一道靓丽风景，而考上重点大学的二哥，无疑是这道风景中最耀眼的。

所谓凤凰浴火而涅槃，雄鹰换羽而重生。少年的二哥，已深深懂得这个人生哲理。而我，在一个特殊的节日里登高忆兄，不禁感慨万千。

03

株洲日报

文苑

2023年11月5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邱鹏

校对：杨卓

有奖征文



## 一束光

秦敏

在人们眼中，手术室是一个既陌生又神秘的地方，一扇门仿佛隔开两个世界。但就是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每天都上演着温暖和感动。

“姐姐，我刚刚睡着了，睡得真香，好像做了个梦。手术做完了吗？”

小莹今年八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四天前。此前，她到我院——市妇幼保健院就诊，并因需要做扁桃腺切除术而来到手术室。当时，她在手术室外发呆，继而在家属等候区满场乱跑，最后躲在其他家属身后，对父母充满警惕，更不允许任何医务人员靠近。嘴里不停地嘟囔：“我不进去，我怕，我害怕……”父母开导没有任何效果，医生劝说也无济于事。手术室的医务人员等了地半个小时，依旧毫无进展，无奈只能将她的手术暂停，等她心情平复再做下一步打算。

四天后，小莹又来手术室。主刀的徐医生提醒我们：“下一台手术是一位八岁的小姑娘，上次因为恐惧拒绝手术，等会儿我们要更加细心一点。”徐医生把小莹的情况跟大家细说了一遍。

这一次，巡回护士在核对完小莹的信息后，对她说：“小莹，你好，准备好了吗？愿意跟我一起进去吗？”小莹显然还是不愿意，眼里泛起泪水。

麻醉医生见小莹哭了，便示意她妈妈站起来，自己坐到小莹身边，问她：“怎么啦？什么事情让你伤心呀？”小莹说：“叔叔，我真的很怕，我不要进去。”见她情绪激动，麻醉医生开始陪她聊天，聊学校、聊朋友，让她讲述恐惧，还开起了玩笑：“你跑得那么快，可以学田径啊！”在跟小莹聊天时，麻醉医生也不动声色地将配好的麻醉药换好，接着问小莹：“今天一直没吃东西，饿了吧，给你补充一点‘牛奶’好不好？”小莹委屈地倚在麻醉医生的肩上，哽咽地说：“叔叔，你真好！我好像没那么怕了……”随着“牛奶”输入身体，小莹渐渐睡去。这时，巡

回护士推来平车，立即将小莹推进手术室。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为了让小莹平静苏醒，配合术后观察，麻醉医生和巡回护士一起将小莹送到麻醉恢复室，又向恢复室的段医生详细说明了患者的情况，希望她接管时多加注意。

半小时后，小莹苏醒了。可能因为气管插管刺激和手术创伤，她显得有些烦躁，段医生见状，赶紧抱着小莹，拍拍她的后背，温柔地安慰她。很快，小莹安静下来了，她问段医生：“阿姨，刚刚那个叔叔呢？我刚刚怎么睡着了，睡得真舒服啊，我的手术做完了吗？”

苏醒后，小莹需要在恢复室再观察一段时间，待生命体征平稳后才能送回病房。段医生还有其他的病人需要照顾，不能一直陪着小莹。没过几分钟，小莹又开始吵闹着要回去，总是爬起来，不愿意配合观察。

段医生问小莹：“你平常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呀？我放给你看看好不好？”在动画片的陪伴下，小莹乖乖地配合观察。

八岁的孩子，正是一知半解的年龄，她知道手术会疼，会有危险，但她不能像成年人一样全面了解手术的过程和风险，所以，她会紧张，会恐惧，但又不知道如何排解，只能通过哭泣、拒绝、反抗来表达。如果我们不考虑孩子的感受，一味强迫她，只会给她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这是我们医护人员不想看到的。

手术室里脚步匆忙，无影灯聚焦，手术者专注，各司其职，忙而有序。手术室外却有另一番景象，徘徊、落泪，甚至踟躇盼望……这是被隔离的两个世界，也是紧紧相连的两个世界：医护人员一句简单的自我介绍、病患之间一句轻松的玩笑或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无不证明我们在一起。

无影灯的那束光亮了，那是严谨、专业的光，也是温暖、治愈的光……

征稿要求

-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 2.文章要求真实情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奖10名,奖金500元。
-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